

# 評劇皇后白玉霜母女情 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## ● 衛 宣

### 譽滿平津兩地紅伶

中國評劇史上出過一位「評劇皇后」白玉霜，又出過一位小白玉霜，有母女之名而無母女之實；兩人都曾轟轟烈烈，譽滿京華，而晚景之淒涼則又何其相似？

民國初年，有個唱「落子」（即評劇的俗稱）的窮藝人李景春，本是冀東古冶人。他從小作學徒，愛聽蓮花落，不管東家打了他多少雞毛禪子，還是投進了孫鳳鳴、孫鳳崗兩兄弟搭的孫家班到了天津。李景春唱彩旦，扮相、嗓子都平常。二十五歲上，娶的天津衛一家姓下的姑娘，貌不出眾但精明能幹，後去了桂花書寓（妓院）當「跟媽」，給老鴇調教「姑娘」。兩口子不生育，為解悶買了個小姑娘取名慧敏。不想數年後李氏懷孕生一男孩。慧敏的女兒地位從此動搖，養父母逼著她學大鼓書給家裏掙錢。豈料小慧敏還真有唱戲的天份，她上臺「票」戲，腔調是腔調，做派是做派，不慌不亂，有板有眼。十四歲那年，師傅給取了個藝名叫白玉霜，開始登臺唱配角。

白玉霜——李慧敏嗓門低，腔音好，開頭觀衆聽不慣她的鼻音，壓不住臺。後來班子裏來了個唱小生的安冠英，此人在評戲開山祖師成兆才的警世班呆過，會的戲多，玩藝兒地道。在他的熱心幫助指點下，白玉霜戲藝大進，逐漸在平津兩地走了紅。

一九二七年，李景春已於頭年去世，李卜氏生財有道，又陸續買進五、六個苦人家的女孩子。她的如意算盤是：能成才的唱戲，不成才的賣給堂子。頭一個買進來的是一個逃難的佟山東的四歲小姑娘，只知道叫「小德子」，連個姓都不會問。為圖個開張吉利，李卜氏讓她改名叫福子，讓她管白玉霜叫娘，這就是後來的小白玉霜。白玉霜挑班的戲班叫玉順劇社，可是大伙兒都管它叫李家班。因為班主是李卜氏，管事是她娘家兄弟，常出場面又拉二胡的是她親生兒子李國璋。白玉霜的嗓門低，板胡定四個眼的弦，還愛走高腔，一般人唱不了。可是到了節骨眼上，她一挑高腔，有些唱兩個眼弦的人也唱不上去，另有一股風味，不少人專愛這種味，大捧特捧，把個白玉霜捧成了名滿平津的紅伶。

福子既算是白玉霜的女兒，又是她的使女。她手脚勤快，眼裏有活，成天不離白玉霜左右，把白玉霜侍候得挺滿意。福子四歲進門，到了十二、三歲，已長成高高的個頭，體形秀美，一對水汪汪的眼睛，楚楚可人，甚至同白玉霜還有幾分相像。李奶奶早就看在眼裏，打算讓福子跟白玉霜學戲，又是一條賺錢的路子。她向白玉霜露過幾次口風，白玉霜就是不接話茬。白玉霜是班裏的頂樑柱，一天兩臺戲，下臺還得應酬，忙是真忙，李卜氏也不敢勉強。

福子整天跟著「娘」，耳濡目染，對唱戲自然有了興趣。她尖着耳朵聽娘唱戲，一邊聽一邊心裏跟着唱。班子裏都明白福子在「捋葉子」（偷藝），白玉霜當然早有察覺，可是她裝不見，不攔也不理。班裏有個李文社，藝名珍珠花，唱男旦不時興了，打打零雜，他為人耿直，就給福子指點、說戲，教福子溜嗓。白玉霜的唱，兩句之間常常不用過門，而是用拉腔一拉一拐，就連上了下句。福子聽起來容易學起來難。同一段唱腔，白玉霜唱得勻勻淨淨，福子一唱就磕磕巴巴，喘氣的地方顯山露水，不中聽。珍珠花告訴

她：「你娘的本事就是氣口好，她會用氣、換氣，在偷氣上有功夫，別人聽不出來。這是她多年練出來的。」珍珠花學着白玉霜唱《珍珠衫》做示範：

「襄陽府東陽縣名叫羅德，

嗯！一定是奴的前夫名叫蔣與哥……」

珍珠花說：「你娘這兩句是連成一氣唱的，那麼二個半說半唱的『嗯』，就把兩句連成一句，聽起來特別俏。她的氣够長，可是不換氣怎麼成？她是在『一定是』的『是』字後頭，『前夫』的『夫』字後頭，兩處換的氣。偷氣的地方你聽不出來，這就是功夫。你得下苦功夫學。」

珍珠花知道白玉霜怕福子學出來戲了行，所以他教福子唱《珍珠衫》裏的「裏子」（配角）平氏而不是主角王三巧。平氏有兩段像樣的唱，可算是硬裏子。教《桃花庵》也是唱「裏子」寶氏而不是主角陳妙嫻。白玉霜見到珍珠花的苦心，氣也順多了。說來湊巧，福子同娘一樣，也是十四歲登的臺。在這以前，只跑過龍套，扮演幾次沒有臺詞的丫蠶。那天上演《珍珠衫》，扮平氏的角兒突然生病，班裏抓了瞎，李奶奶做主讓福子上。一場戲下來，白玉霜沒理福子可也沒罵她；李奶奶誇了一句「難爲我孫女了。」從此，福子開始給娘配戲，取了個「李再愛」的名字，開始了舞臺生涯。

### 到滬揚名不辭而別

一九三五年夏天，白玉霜組成華北評劇社南下上海。來邀角的恩派亞大戲院老板徐培根出面

請客。白玉霜把福子悄悄叫到臥房說：「咱們這次去上海，是叫人逼的。咱誰也不敢惹，可就是應酬不周到，得罪了袁市長。」那是一年前，白玉霜在北平廣德樓唱戲，其中一齣別出心裁的《拿蒼蠅》：三個蒼蠅精迷住兩個書生。白玉霜扮演蒼蠅精，穿一身肉色的緊身衣，掛個紅肚兜，外罩一領薄紗，燈光一照，就像是裸體上場，再加動作輕俏，結果非常叫座，場場客滿。袁市長光臨看戲，事後送帖子專請白玉霜吃飯，白玉霜實在太累，婉言謝絕，由此闖了禍。不出三天，戲班被警察押解出境，平津兩地的報紙大肆渲染所謂「淫俗」白玉霜驅逐出北平。

玉順劇社改名華北評劇社來到上海，同愛蓮君、鈕靈芝等名角在恩派亞聯合演出，角色硬幫，各有絕活，轟動了大上海，連大伏天都是場場客滿。白玉霜還同京劇演員趙如泉合串「京評兩下鍋」的《潘金蓮》，連賣幾個滿堂，黑票賣到四塊大洋一張。後來，又排演了《玉堂春》、《紅娘》、《閻婆惜》、《河東獅吼》等戲，並去蘇州、無錫、南京巡迴演出，白玉霜的名氣紅得發紫，評劇這一北方劇種在江南也打開了局面。之後，明星影業公司給白玉霜拍了《海棠紅》電影，白玉霜演主角海棠紅，其他角色有王獻齋、舒綉文、嚴工、沈駿、譚志遠、尤光照等。當時任明星公司編導的洪深，以及田漢、歐陽予倩等前輩，發現評劇有強大的生命力，發現白玉霜很有才華，爲此給他創造了機會。白玉霜成了影劇雙棲的大明星，觀眾和影劇界給她奉上了「評劇皇后」的桂冠。文藝評論家阿英當年曾在《大晚

報》撰文，說蹦蹦戲（評劇）詞句通俗，聽衆一字一句都能聽明白，它的存在「有它的強固的社會根據」。他還指出：「蹦蹦到了白玉霜在上海演《潘金蓮》、《玉堂春》，已經不是蹦蹦的原來形式，而有了不少改革，這是實在的。白玉霜的大部份新戲是更加京劇化，且有了若干文明戲的成份。」白玉霜對洪深、田漢等人的教導、幫助非常感激，同他們頻頻來往，還同田漢的妻子安娥結拜姊妹，後來李再愛也稱她「安娥媽媽」。

評劇在上海本無根，唯獨白玉霜的華北評劇社竟在上海唱了近兩年。白玉霜正在她的鼎盛時期，又唱戲，又演電影，忙得不亦樂乎。可是，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，臘月二十九的晚上，白玉霜突然失蹤，立刻成了上海灘大報小報的頭號新聞。初一到初五的戲票已全部售出，主角忽然不見，可怎麼下場？戲院老板張巨川、徐培根，劇社班主李卞氏和全班人都急成一鍋粥。上警察局報了案，又在報上登了尋人廣告，仍無下落，恩派亞只好退票。全戲班亂作一團，唯獨李再愛心中有數，只是不敢說。原來，李卞氏允許白玉霜同男人厮混，卻不許她戀愛、結婚；一發現白玉霜有真心相好的，她非棒打鴛鴦，生生拆散不可。劇社有個李永起，是打鏡鏡的，白玉霜同他很投緣。李卞氏捏個詞，說班裏用不了這麼多人，硬是把李永起擠兌走了。李永起後來偷偷地來找過白玉霜幾次，李再愛撞見過。李卞氏把白玉霜當牲口使喚，臘月裏恩派亞給了白玉霜一個月假，戲份照開，李卞氏還不讓歇，硬叫白玉霜去無

錫、蘇州唱了一圈。這還不算。白玉霜外邊雖有皇后之名，在家還得像家奴一樣，下臺不管多晚多累，還要去給李卡氏捶腿，伺候她睡著，才敢回自己房間。這種日子是人過的嗎？

臘月二十八晚上，李再雯陪著娘去「拜客」，路上「碰見」李永起；第二天午後，白玉霜獨個兒上街「買東西」，不讓再雯跟著，就此一去不復返。直到大年初二，李卡氏醒悟過來，到白玉霜房間查看物件，發現首飾、存摺都已不見，才明白是白玉霜私奔了。班子要回北方，李卡氏不肯掏腰包發路費，她又搬出來「殺手鐮」——賣人。李再雯嚇得趴在地上一個勁兒地磕頭，邊哭邊哀告：「大爺、大姨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吧。」大伙兒心中不忍，都去求班主開恩，讓再雯留下唱戲，也一樣能賺錢。

李再雯配裏子還可以，挑大樑能行嗎？要是攔不住人，砸了鍋，李家班可就一個跟頭栽到底了。可是，禁不住班裏頭面人物都來求情，李卡氏也怕散班子，總算順水推舟，點了頭。一位老搭檔單寶峰說：「咱不再叫李再雯，白玉霜前頭加個小字，借著仙氣推出個小白玉霜試試。」這樣，大伙兒幫襯，正月十二就開了戲。恩派亞不敢冒險，徐培根幫助租到了大新公司六樓的第四書場。

大新公司櫥窗裏擺著小白玉霜的照片，到處貼了廣告，開演後，第四書場竟是人滿為患。不少人出於好奇，想來看看白玉霜的女兒到底怎樣？李再雯當然特別賣力氣。她天資聰穎，一點就通，四個月的功夫又學了幾十齣戲。可是，光演

老戲還是不靈，得有點「創新」。有人重提《拿蒼蠅》，小白玉霜不願意，結果仿照著，編了個《蝙蝠塵緣記》：蒼蠅精變作蝙蝠精，肉色緊身衣變作袒胸露背的洋裝，評劇動作加西洋舞蹈，不倫不類，可挺對上海人愛海派的味兒。接著又出臺《二本》《三本》，越編越花俏；廣告上什麼「神怪香艷」「肉感滑稽」等等有份量的詞句不斷翻新。上海的營業蒸蒸日上，小白玉霜為李奶奶的錢櫃立了功，可是李奶奶還想著白玉霜的油水沒榨乾。她親自去河北霸縣李永起的老家，好說歹說，把白玉霜接回天津。接著，華北評劇社載譽而歸，北返天津，結束了為期兩年的上海之行。

### 借戲澆愁死在台上

七七事變，平津淪陷。白玉霜仍以「評劇皇后」的招牌在平津兩地輪流獻藝，唱到那裏，紅到那裏。白玉霜身體不爽時，小白玉霜代替出場。白玉霜的舞臺風格是熱烈奔放；小白玉霜則是含蓄、傳情。一九四〇年六月天津《庸報》上評述《玉堂春》演出盛況說：「小白玉霜飾演皮氏之丫鬟，原係無足輕重之配角，乃『審案』一場之口供，極見伶俐，大為生色。彼係白玉霜之高足，他日能傳白玉霜之衣鉢者，非此子莫屬。」同年十月，北平《戲劇報》說：「白玉霜自出演天明（戲院）以來，每晚均告滿座。前晚與小白玉霜合演《盜金磚》，情節緊張，哀艷動人，竟有觀劇落淚者，其表演之認真，於此可見。小白玉霜於『庭審』一場，表情大為真切，無怪其譽

滿京華也。」一九四〇年下半年起，劇社在報上登廣告，已將兩人名字並列。白玉霜東山再起，日子過得很紅火，不料子宮癌的魔影已向她逼近。一九四二年她在北平德國醫院住了一段時間，次年春天才回到天津。一天早晨，她發現自己的貴重首飾都已不翼而飛，銀行存摺和房契也已改了李卡氏親生子李國璋的戶頭。她忍無可忍，同李卡氏大吵起來。這是她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敢於反抗。她恨養母，恨唱戲，可又十分好強，病重時偏要登臺，她是借戲澆愁呀！最後一場是同李義芬合演《死後明白》。戲沒演完，李義芬發現血水已染紅了白玉霜的戲袍和臺毯，眼神也變了樣，剛要去扶她，白玉霜已昏倒在舞臺上。一九四二年農曆六月，「評劇皇后」白玉霜悲慘地離開人世，結束了苦難的一生。

### 小白玉霜組班演出

小白玉霜結識一個常來開明戲院捧場的包頭人、鴉片販子，大伙兒都叫他趙老西。一九四一年五月，兩人不顧李奶奶的阻撓，結了婚。事後，趙老西送了李奶奶五十塊大煙土補聘禮。白玉霜死後，小白玉霜去到北平，把天津的班底接過來，組成陽秋社，先後在東安市場的吉祥戲院，大柵欄的三慶戲院演出，轟動一時。一九四三年二月又應邀到上海，但打不開局面，仍舊要走白玉霜的老路：三分唱戲，七分應酬。又不得不同小神童合演《新紡棉花》，仍無大的進展，只得回到天津。

天津「雜八地」有個地頭蛇叫修海山，人稱

修五，是青幫兄弟，脚行出身，有把子力氣。他在漢奸「黑旗隊」掛上號，拉攏一幫子拼命哥兒們給日本鬼子當「自由差」。修五在北平看了幾場戲，盯上了小白玉霜，先是大捧特捧，後又安排小白玉霜去仙樂、百樂門兩個舞廳清唱。小白玉霜的名聲大噪，對修五感恩戴德。修五在趙老西的住處安上眼線，掌握了那販運煙土的把柄，略施小計就嚇跑了趙老西。一九四三年底，修五佔有了小白玉霜，成了實際的班主，爲所欲爲。小白玉霜拼命唱戲，修五則大嫖大賭。日本投降後，修五收斂了一陣，花錢抹去了漢奸身分，幹起了走私販毒的營生，不但宿娼嫖妓，而且還打罵李再雯，生活逼著小白玉霜亦步亦趨地走白玉霜的老路——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突然出走，天昇戲院同當年的恩派亞戲院一樣蒙受了退票損失。母女倆先後都演出一場「不辭而別」，李家班的老人哭笑不得。

修五斷了財源跑了人，豈肯善罷甘休？他惡人先告狀，登報聲明限李再雯三日內回家；後又到法院控告她「拐帶財物，背夫潛逃」。並檢舉她吸毒。李再雯無奈，重新請出李奶奶幫忙，向天津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控告修海山是漏網漢奸。修五被捕後，查出是個持槍搶劫的團伙頭目，有命案，還走私販賣軍用物資，很快移送軍事法庭判了個死刑。李再雯算是出了頭。

### 一段唱腔膾炙人口

一九四九年後，小白玉霜建立了「再雯社」，除演傳統戲，還開始演秧歌劇移植過來的《兒

妹開荒》等新戲。當年夏天，重逢了田漢、洪深、歐陽予倩等老前輩；以後又結識了馬彥祥、馬少波等人，演出了《九尾狐》、《萬象樓》、《千年冰河開了凍》等新戲，大受群衆歡迎。

排演新戲最早的是新鳳霞，她主演《小二黑結婚》、《劉巧圓圓》、《祥林嫂》、《譽滿北京》。小白玉霜早年曾無私地幫助這位後起之秀。此時，小白玉霜也已同另一位評劇名演員喜彩蓮攜手合作，在新中華評劇團演出了反對封建包辦婚姻的《小女婿》。小白玉霜演楊香草，魏榮源演田喜，喜彩蓮演媒婆陳快腿，珠聯璧合，滿臺生輝。其中，《矛盾》一場，頭三句：「鳥入林，鷄上窩，黑了天（哪）。揚香草，守孤燈，左右爲難。我心裏，千頭萬緒，方寸已亂。」反調轉正調，一氣呵成，直到「亂」字拖腔完了才加一個大弦的「小墊頭」，而後又是一氣唱下去，十四句唱詞直到第十三句才用了個完整的大過門，別的地方都是借「小墊氣」換氣，更多的是「偷氣」，聽起來似乎是一口氣唱到底。後來，五、六個劇團都唱開了《小女婿》，李再雯灌製了唱片，電臺播放，商店播放，這一段唱腔膾炙人口，幾乎已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。

一九五一年十月，文藝界有二十三人受邀列席政治協商會議，其中即有李再雯。一九五二年，她會去朝鮮戰場「慰問演出」。一九五三年新中華評劇團併入中國評劇院，李再雯成爲「全國政協委員」、「文聯委員」、「劇協理事」，北京「人大代表」、「婦聯執委」、「劇協副主席」。

### 孤寂淒涼離開人世

一九五六年「全國政協」委託李再雯乘外出演出之機，以政協委員身分去包頭、呼和浩特一帶視察工作，收集意見，幫助共產黨「整風」。李再雯開過幾個座談會，個別人發言比較激烈，如北路梆子老藝人王玉山（藝名「水上飄」）言詞稍激，不久即被劃爲「右派分子」。這件事就給李再雯帶來了「在基層煽風點火」的罪名。李再雯回北京後，有位朋友來家裏閑談，提到「京劇界有梅蘭芳劇團、程硯秋劇團……，評劇界爲什麼不能有白劇團、喜劇團……」這話後來被「上綱」爲「向黨奪權」、「鬧分裂」。李再雯演過好幾齣現代戲，但她不願演那種配合「中心任務」、毫無藝術價值的「政治戲」，爲此被視爲「反對演現代戲，不服從組織安排。」雖然沒給她「戴帽子」，但明顯地對她冷落下來，不讓她演戲，也不讓她教戲。她想回天津去，哪怕改行唱昆曲、唱京劇老旦，也不行。二十多年來，她遇到過不少挫折磨難，都咬牙挺過來了，這一次她可失去了信心。她常常喃喃自問：「我該怎麼辦？」

一九六四年，在不允許當事人參加、不允許申辯的情況下，支部會議作出了開除李再雯黨籍的決定。她沒有驚慌失措，沒有哭鬧哀求，只感到徹骨的寒冷與痛心。

一九六六年那場大風暴襲來了。什麼「舊班主」、「黑線人物」、「反動學術權威」、「反黨分子」、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」、「漏網右派

「……等等大帽子，沒頭沒腦地扣在李再雯頭上。一次，讓她朝北跪下挨皮帶，她哆嗦成一團。每天要她交「認罪材料」，要她承認：從「整風鳴放」一起就反黨；甚至要她承認一九五二年在朝鮮前線演《秦香蓮》是有意瓦解軍心，破壞抗美援朝。

使李再雯更加傷心的是：她前幾年新結婚的丈夫所在的中央音樂學院造反派，再次來抄家，竟那樣熟悉內情，抄走了她和丈夫細心藏起來的多年積蓄。她從「牛棚」放回家後，等著她的是丈夫早已寫好的離婚書。

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，「中央文革」大頭目戚本禹在一次講話中任意血口噴人，說「馬連良、小白玉霜都是反革命。」兩天後，造反派進李再雯的臥室要揪她上批鬥會，才發現她已服了毒，輪在床上奄奄一息。送到人民醫院，一個醫生糊著臉說：「黑幫分子，不予治療。」延至二十一日凌晨，評劇名演員李再雯孤寂淒涼地離開了人世。遺體裝在醫院白床單內扔在了太平間門口，搭上大卡車運往火葬場時，身上只蓋了一塊塑料布。數九寒天，北風呼嘯，塑料布被颳得嘩啦啦響。一九五一年，李再雯曾有幸同毛澤東握手。毛澤東說：「我認識你，你是小白玉霜。我問你：小白玉霜同小白玉霜有什麼不同？」當時，她決不會想到，自己的晚景竟也同娘一樣的悲慘、淒涼。

直等「文革」結束，一九七八年底，李再雯得到了昭雪。次年二月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。但骨灰盒裏裝的只能是一件她心愛的戲衣。

## 中外雜誌社北美總經銷處地址電話

本社為簡化並集中海外發行業務，北美地區委託世界日報暨世界書局總經銷，嗣後北美地區讀者及代銷書店請逕向下列地址接洽為荷。

### 紐約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377 Broadway

N. Y. N. Y. 10013 U. S. A.

TEL: (212) 226-5131

### 洛杉磯世界日報

CHINESE DAILY NEWS BOOK

SECTION

1230 Monterey Pass Road

Monterey Park, CA. 91754 U. S. A.

TEL: (213) 261-6972

### 舊金山世界日報

WORLD JOURNAL

231 Adrian Rd.

Millbrae, CA 94030

TEL: 415-692-9936 (10 Lines)

FAX: 415-692-8665

### 芝加哥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2235 S. Went Worth Ave

Chicago, IL. 60616

TEL: (312) 842-8080

### 華盛頓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611H St. N. W.

Washington D. C. 20001

TEL: (202) 789-4112-3

### 夏威夷世界日報

World Journal

Queen Emma Building

1270 Queen Emma St. Suite 605

Honolulu, HI 96813

TEL: 808-536-7676

### 聖荷西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1710 Tully Road

San Jose, CA. 95122

TEL: (408) 238-1687

### 多倫多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305 SPADINA AVE.

TORONTO,

ONT. MST. 2E6

CANADA

TEL: (416) 591-7883

### 溫哥華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159 EAST PENDER STREET

VANCOUVER. B. C. CANADA

V6A 1T6

TEL: (604) 688-3018